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
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

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
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
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
少卿李蕡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陞辭
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
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
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
狼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
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
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
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故翰林待制王
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
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
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
命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大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求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
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
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
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
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
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
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
勉爲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

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

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

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

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

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勅

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

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束姑令戴罪立

功踰月射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墻垣濬溝
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

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
尚書封莊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

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

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
署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

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璉罷都御史王文䟽其貪墨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

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

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魯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領之其二方

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

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

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旣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爲
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
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
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
三百石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
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
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
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
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癸亥

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
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
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
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

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

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
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管作
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
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
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爲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
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初張太
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
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
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
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
郎王佑皆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效勤極盡
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
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
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
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
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
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
防勢不可止矣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間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

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
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
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
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
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殺其大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
御史王文誥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
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
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
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
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
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
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
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
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
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追
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立皇

后錢氏 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
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
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
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鑑蘇州吳縣
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
屢登民親愛之真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
扶輦雖禁之不息也及鑑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
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
之年歲洊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
鑑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鎡豈因陝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
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翱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

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

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
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
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
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
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襯歸塋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义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